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麦英豪 黄淼章 谭庆芝 著



广州南越王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杨局长把到场的穗港汉墓出土物展出的
一角照片及相关的资料材料都带回去。



朱启新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朱启新 王立梅主编

广州
南越王墓

麦英豪 黄淼章 谭庆芝 著



Copyright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南越王墓/麦英豪, 黄森章, 谭庆芝著.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1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ISBN 7-108-02278-8

I. 广… II. ①麦…②黄…③谭… III. 南越(古族名)—墓葬(考古)

—考古发掘—广州市 IV. K878.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2209号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广州南越王墓 麦英豪 黄森章 谭庆芝著

丛书主编 朱启新 王立梅

责任编辑 杜非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版式设计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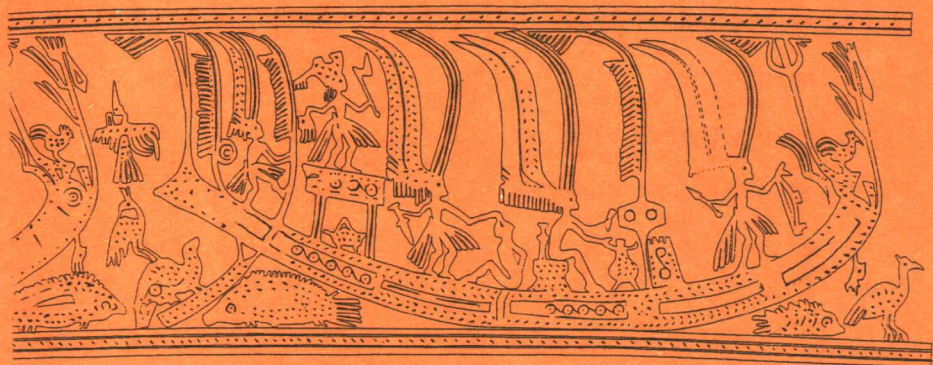
200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14印张

字 数 130千字 图片 259幅

印 数 0,001—6,500册

定 价 37.00元



目 录

序 我们的心愿	1
小引	3
壹 南越王陵破土面世	5
贰 精心筹划 紧张准备	21
叁 难忘的40个日日夜夜	33
肆 室内“发掘”	115
伍 南越都城的考古发现	183
陆 十年磨一剑 文化新殿堂	211
柒 结束语	215

序

我们的心愿

朱启新 王立梅

多年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一是，要为关心文物考古事业和爱好文物的热心人士，更多地了解一些田野发掘和珍贵文物出土的实际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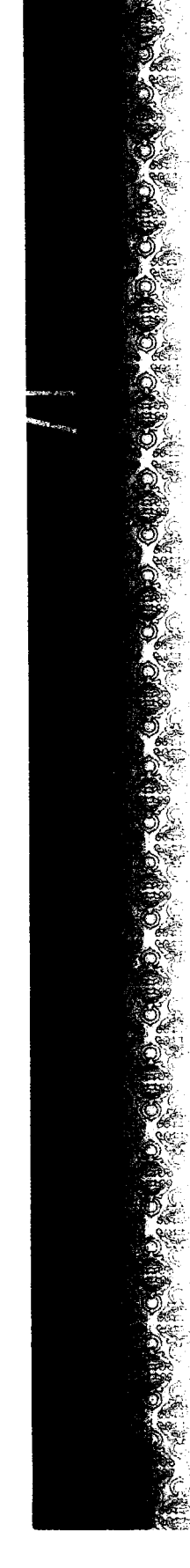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每当我们遇到从博物馆、工地陈列室参观访问归来的友人，他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种种感受的同时，总是既钦佩又神秘地向我们追问：那曾侯乙墓随葬的整套大型编钟、秦始皇陵大批兵马俑和铜车马、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每件仅重49克的轻薄透明的素纱蝉衣、广州南越王墓内那座高大的错金漆屏等等，是怎样被发现，又是怎样发掘出土的？一连串的问题，表达了他们迫切探询奇迹的心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我们理解他们的兴奋，却回答不了那一连串的问题，我们默许着……

二是，要为长年累月在田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以他们发掘过程

中种种亲身感受，更多地向社会讲述鲜为人知的操作细节和艰辛生活。

这是因为，每当我们从考古工作者手中接过他们赠送的学术著作，聆听他们谈论着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他们真挚坦率的不无遗憾而产生共鸣。他们总感到有些自己想要说的话还写不进学术论文中去，特别是在工地上的遭遇引起思想情绪的变化没有反映出来，恰恰这又是与关心文物考古事业人士的一种最好的沟通。考古并不神秘，而责任重大。它是要将埋藏在地下的千百年前的真实的历史，通过考古工作者亲手发掘，具体而形象地再现在今人面前，这既是一份贡献，又是一份自豪。但是，谁能了解到发掘过程中，发掘队员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流汗甚至流血！

每次发掘，即使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如物资供应充分，天时配合，但是，在整个过程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能没有任何挫折，不能不受外界一点影响。拿墓葬发掘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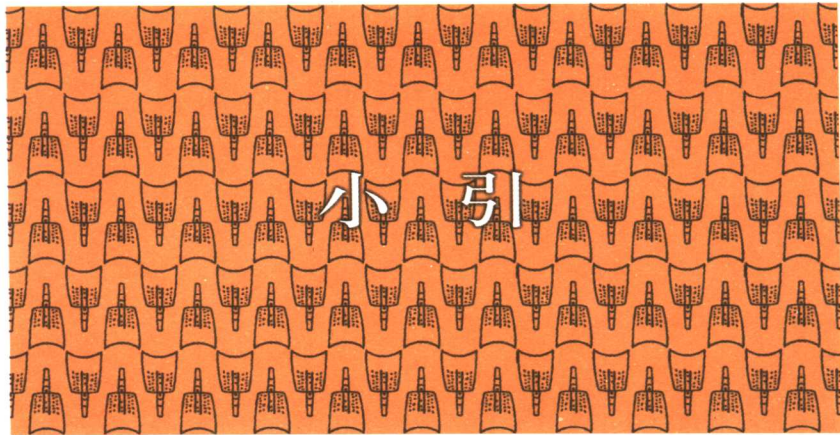
说，考古人员最大的心病便是害怕遇到盗洞。一有盗洞，无形中心头就压上一块重石。不曾亲临其境，很难体会到那种复杂不安的心情。当然，除此，也有成功的喜悦，失误的疾痛，生活的窘迫，乃至对于扰的愤懑。我们千万别小看了陈列在展览橱窗内那些残碎的泥砖陶瓦，件件无不浸透了考古工作者的汗水。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崇高的责任心，没有对专业的执著，就不会出现文物考古事业迅速发展的绚丽的春天。

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难以遏

制、力求实现的心愿。要组织编写相关的书籍。

于是，我们选择典型的发掘事例，争取发掘主持人的合作，请他们撰写考古发掘记，并征得他们同意，尽可能地将某处发掘全过程以及有助于了解此处古代的资料，如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等都包括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愿望。现在，记事又记情的重大考古发掘记，与大家见面了。

在发掘记丛书编出初期，得到了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的热心赞助，深表感谢。



羊城六月，骄阳似火。

轰隆隆的推土机声响终于在广州市老城区北面解放北路越秀公园西侧的象岗平静下来了。

经过近三年来有时多达几部推土机的推削，原来海拔49.7米的风化石英砂岩的石山——象岗已按设计图纸的要求，只剩下海拔32米了。换句话说，象岗的山顶部分被削去了上截，出现了一块五千多平方米的地皮，广东省政府办公厅正准备给几个部门在这里盖几幢宿舍大楼。建筑工人加班加点地清理场地，挖掘大楼的基础墙坑。人们在挖泥排土、装车推石，象岗工地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

突然，“轰”的一声，一位民工的锄头碰上了硬物，震得虎口都发麻了，低头一看，发现铁锄下露出了一块石头，于是向周围扩展，原来墙坑只挖深到0.9米，下面有巨大整齐的大石板，一块块地连成片。石板表面没有打凿平滑，还是采石时的剥落面，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石

缝，有的紧贴，缝隙较宽的则塞满了黄土和碎石。挖开一条石缝，下面黑洞洞的，似乎是一座地下建筑。这里距离原冈顶已有18米了，怎么一下子冒出了成片平整的人工砌筑的大石板来？霎时间，围拢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有人说是防空洞，有人认为是当年日军侵华占领广州时筑的地下军火库，也有人说是过去有钱人家挖的秘密窖藏。纷乱之中，很快就有人找来了十字镐和铁钎，正要准备把大石撬开，看清楚下面的底细。这时，省政府办公厅基建工程人员闻讯来到现场，他们中有一位基建科长邓钦友，他是一位业余文物爱好者，平时喜欢翻阅《文物》和《考古》杂志。前一段时间，广州文管会考古队在象岗南麓一个建筑工地发现一座西汉晚期（相当王莽年间）的古墓，他就天天来看一下热闹，还向考古人员问这问那，因而具有田野考古的一些基本常识。他立即制止了民工的冒失行动，仔细地观察后，

怀疑下面是一座古墓，马上回到他的工地办公室，打电话向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报信。

一切是那样的平凡而又富有传奇色彩，邓科长丝毫也没有料到，一座在岭南“失踪”了两千余年的南

越王国的陵墓就在他的脚下，他今天挂的这个电话，揭开了发掘岭南地区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又是全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南越国第二代王陵的序幕……



邓钦友给发掘队长讲述古墓发现时的情况（右起：邓钦友、麦英豪、黄展岳、杨式挺）

南越王陵破土面世

羊城迷雾

广州，是中国南方一座风光旖旎的城市，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她地处亚热带，得天独厚，自然环境优越，北倚郁郁葱葱的白云、越秀二山，滚滚的珠江前后航道横穿城市，东流入海，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因其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边缘，境内河汉纵横、土地肥沃，四季如春，终年常绿，像镶嵌在南海之滨的一颗明珠。考古发现表明，远在四五千年前，广州的先民已在此生息、劳动，世代繁衍，那个流传甚广的“五羊”传说，家喻户晓。说是在周朝时，广州一度出现连年灾荒，农业失收，人民饥寒。有一天，南海的上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乐声，飘来五朵祥云，云上有五位身穿五色衣裳的仙人，各骑着不同毛色口含稻穗的仙羊，降临广州。仙人把稻穗送给了广州人，祝愿这一地区永无饥荒，旋即腾空而去。从此以后，广州便成为岭南最富庶的

地方，这就是广州又称“羊城”、“穗城”的由来。

南岭与珠江，是古代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她的一个支族——南越人，又在以今广州为中心的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过着以捕捞、渔猎和种水稻为主的锄耕农业的经济生活。先民使用双肩石器和印纹硬陶器为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他们的居处则以上为人居下养禽畜的木构干栏建筑最具特色，孕育了远古的岭南文化雏形。秦统一六国之后，接着又发兵统一岭南，从此，岭南大地进入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在秦末汉初期间，南越大地出了一个传奇式人物——赵佗，他成了岭南地区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第一人。

根据《史记》、《汉书》的南越（粤）传记载，赵佗原是战国时赵国的真定人，即今河北省的正定县。他青年时代随秦军出征，英勇善战，在平定岭南的战役中屡立战功，被秦始皇任命为新设立南海郡中的龙川

县令。秦始皇死后，中原大地燃起了反秦的农民起义战火。其时首任南海郡尉（郡中最高军政首脑）的任嚣，因病危在旦夕，急召赵佗到他的病榻前，对他嘱托说，我得到消息，因秦暴政，天下苦不堪言，陈胜等人首先发动暴乱，项羽、刘邦、陈胜、吴广一班豪杰已经叛秦相继拥兵自立了，现下中原战火纷飞，我担心这场大火会烧到岭南来，正打算派兵断绝新道，做好准备，应对北方的事态发展，哪知道一下子大病不起。我看，番禺（南海郡的郡治）北依山险，南接大海，东西几千里，是岭南的核心之地，而今正是立国的大好时机。南海郡衙内没有哪一个可以接我郡尉重任之人，特请你来一起商议。说罢，任嚣叫人把早已写好的公告文书和郡尉的印信交与赵佗。任嚣死后，赵佗接掌了南海尉事。他行动迅速，措施得力，果然不负任嚣所望。首先他派出多路兵马，断绝了经由五岭通往岭北的秦开新道，堵住了中原农民起义向岭南蔓延的战火。又发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岭南大地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可以立国”的时机到了。就在刘邦大败楚军，项羽在乌江自刎之后，刘邦正在山东汜水之阳准备着登基为大汉皇帝之前，赵佗据有岭南之地，率先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在王国中推行尊重越人生活风习，倡导汉越通婚，还委任南越人的首领为王国的重臣，改变南越人强悍好斗的

社会风气，促进民族和睦团结，社会安定。加上秦统一岭南之后，南下秦军就地留戍，又有商贾、罪吏等被流放到岭南来，与南越人“杂处”，他们带来了中原汉文化的知识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推动了南越的社会进步和生产大发展。

汉高祖十一年（前174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在给赵佗的诏书中说：“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今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汉书·高祖纪》）这段话虽然只有66个字，却把秦平南越，秦对岭南移民，秦亡到赵佗在南越立国已有12年，这一段期间所发生的大事和社会的进步都概括了。正因为这是汉高祖给赵佗说的，虽有点对他讲好话的味道，毕竟是当时人讲当时的事，是一段有关岭南早期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的重要记录。其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讲到，经过“汉兴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全国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百业兴旺，国中出现19个商贾云集的大都会，其中有一个是在岭南，即南越国都的番禺城。高祖之后，吕后掌权（前187—前180年）时期，吕后一反汉高祖对南越的安抚政策，实行“别异蛮夷”，禁止南越的关市买卖金（铜）铁田器，输到南越的牲口，只准是公的，不准是母的，以破坏南越的生产，扼

杀其经济发展。赵佗先是三次派人到长安上书谢罪,要求解禁无效,于是借口说这是北邻长沙王捣的鬼,发兵攻长沙国“败数县而还”。并自尊称“南越武帝”,以示与吕后的汉廷中央抗衡。由是,汉越交恶,就要兵戎相见了。其时吕后已派了大将率兵攻南越,适遇上盛暑天时,山林瘴气,汉军的病员突增,不敢贸然过五岭。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一年多。吕后一死,文帝即位,汉廷罢兵,赵佗乘机上书,要与汉朝廷和好。汉文帝改正了吕后对南越的做法,在即位当年就派出陆贾再次出使南越,以恢复通好。佗亦表示去掉“帝”号,但在上汉文帝的书信中却说“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里,带甲百万有余”。虽有些夸大其词,然亦反映出南越立国25年,已具有一定的实力。赵佗是建立岭南第一个封建地方政权的开国之君,在南越的93年历史中,赵佗统治岭南长达67年之久。如果说南越国是岭南开发史上的第一个发展期,则赵佗在位期间是南越国的奠基期,又是国力最强大的时期。

岭南濒临南海,都城番禺又是岭南地区各种特产的集散地,珍宝充积。南越王在世时搜罗许多奇珍异宝供自己享用,死后还要带入墓中随葬。目前所见最早记述赵佗墓情况的是晋人王范《交广春秋》(已佚)载:“越王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垄莹可谓奢大,葬积珍

玩。”北宋郑熊《番禺杂志》谓:“赵佗疑冢在县东北二百步,相传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据说,汉末曹操死后有72疑冢,如果属实,也许是师从300年前的赵佗中取法而来。

赵佗仙逝后三百余年,已是三国时期,广州属东吴孙氏政权的辖地,吴王孙权听古老传闻南越王陵中埋有许多珍宝,竟然不顾当时北方的曹魏集团虎视眈眈窥视着东吴的险峻形势,还派出将军吕瑜带上几千步卒,千里迢迢来到广州,打着官家旗号,明火执仗地寻挖南越王陵。他们挖地三尺,把今广州附近不少冈峦都刨了一遍。这事后来在晋人王范《交广春秋》和5世纪刘宋时沈怀远《南越志》都有载,说是当时只挖到南越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得玉璧、金印、铜剑之属”。这段记载是否确凿,已无法验证了,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南越第四主赵兴与第五主赵建德同室操戈,赵兴被杀,而五主赵建德也在汉武帝灭南越时被俘杀,这两主都不会有陵,至于规模更大、埋葬更为隐秘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南越王墓,在有关史书、地方史志和笔记等都没有相关的被盗掘的记载。

人世间的事物几被认为神秘,则越诱发人的好奇。有人甚至借此编造出离奇故事,而愈说愈奇,南越王赵佗墓2000年来一直未曾发现,这就更不例外了。北宋李昉等编辑的《太平广记》,书中的《崔炜传》

最为引人入胜,说崔炜得仙人相助,进入过赵佗的墓穴,看到里面有各种极尽奢华的陈设和珍奇异宝,还有给赵佗殉葬的东瓯王摇和闽越王无诸所献的4位侍女。赵佗被称为皇帝,还把齐王田横的女儿田夫人赏配给崔炜作侍妾,赠送一颗西亚大食国的夜明珠。当崔炜返回他在羊城的家中,从邻居的惊异神色中才得知他走这一趟“已三年矣”。这当然是传奇小说编造的故事,反映出人们对赵佗墓的好奇。

直到1916年5月,广东台山人黄葵石在广州市东山龟岗买下一块地建住宅,在挖地基时不经意地发现了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出土有铜器、陶器和玉器等许多随葬品,还发现木椁板上刻有“甫一”、“甫二”、“甫五”、“甫十”、“甫廿”等文字,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许多研究者认为这就是当年孙权派吕瑜将军来广州寻而未获的南越国第二代“南越文王胡冢”,连著名学者王国维也参与了考证。遗憾的是,这只是推测,因为拿不出有力的物证说明已发现了第二代南越王的陵寝。但有一点是真的,这墓的年代根据出土的陶器铜器等可以断定为西汉初年,即南越国时期的一座大型木椁墓。该墓出土的硬质陶器多有拍印的几何图形戳印纹饰,以后我国现代考古学上常用的几何印纹陶这个考古学的名词由此而来。

20世纪50年代初,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下设考古组,这

是配合广州市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动土施工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的专门机构。由此,现代的田野考古发掘在广州蓬勃兴起。考古人员试图拨开历史迷雾,找寻南越王陵被列为考古调查的重点对象。如果要问为何从三国至今都对南越的王陵如此关注?理由很简单,只因:一,南越王赵佗是岭南历史上年代最早、身份地位最高的历史人物,从考古发现得知,汉代以前都崇尚厚葬,他墓中“葬积珍玩”应该是可信的;二,失踪了二千年的历史之谜,一直来人们都希望能找到答案,《史记》、《汉书》的南越传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开发史文献,虽然传文主要记述南越五主与汉廷的关系,偏重政治方面的,有关南越社会经济、文化等几无涉及。一旦南越王陵发现,必定有许多新的实物史料面世,可以重写南越史与岭南开发史;三是在岭南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使命感要求我们,要认真注意保护重要的历史文化宝藏。我们最担心的是,万一某一天赵氏的王陵在工程中发现了,给推土机推毁了,或是在发现时被人们一哄而上,考古现场扰乱了,遗物弄毁了,甚至散失了,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做好调查,加强宣传,提高人们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是我们的责任。这是做好保护的前提。

广州的地理形势,东北高而西南低,东北郊野属丘陵地,冈峦起伏,连绵相连,西南小平原虽说不

上平畴千里，亦可谓阡陌纵横。茫茫大地，南越王陵何处寻？我们做过一些简单的分析类比，鉴于秦汉以来的皇陵都在都城的远郊，要么是依山为坟，要么有个大封土堆，如始皇陵在骊山之下，距咸阳都城有一段距离，封土堆特大。西汉十一座帝陵都分布在渭水两岸，距汉的长安城不太远。后及唐陵、宋陵、明陵也是在都城的远郊处。南越国是以番禺（今广州）为都城的，所以，我们的调查应该从当时都城远郊着眼。广州城区的地形有个特点，珠江的前航道由西而东在市区横穿而过。当初航道宽阔，自古以来广州人都把这段河道称之为“海”。南越国都城番禺城在江北，南北两岸因“海”分隔，交通不便。我们认为当时南越王陵的选址不会在隔“海”的南岸，而应在番禺城北的远郊而且应是地势较高处。本此，在上世纪从五六十年代起，我们就在离城较远的东郊、北郊进行考古调查，凡见到地平面上有冒起的小丘或土堆，都要走近勘察一番。虽然不能说已青山踏遍，但郊外的冈地、田畴确实留下了我们的不少脚印。

经过30年的努力，在近百处工地的调查发掘中，已发现了几十处汉墓群，其中在市郊的华侨新村、二望岗、王圣堂、淘金坑等多处地点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墓群，出土有“梁奋”、“臣奋”、“辛偃”、“臣偃”“赵安”、“李嘉”、“赵望之”、“臣望之”等南越国官吏的印章，但神秘

的南越王陵仍然未见踪影，说明还在地下保存着未受破坏，亦可暗自安慰的。

端倪渐显

邓钦友怀疑象岗工地发现的石头建筑是一座古墓，但因时间已晚，挂上电话时考古人员已经下班了，他非常焦急，担心现场被破坏，于是向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报告了古墓发现情况之外，还安排6个工人在工地值班。由于他的极端负责，现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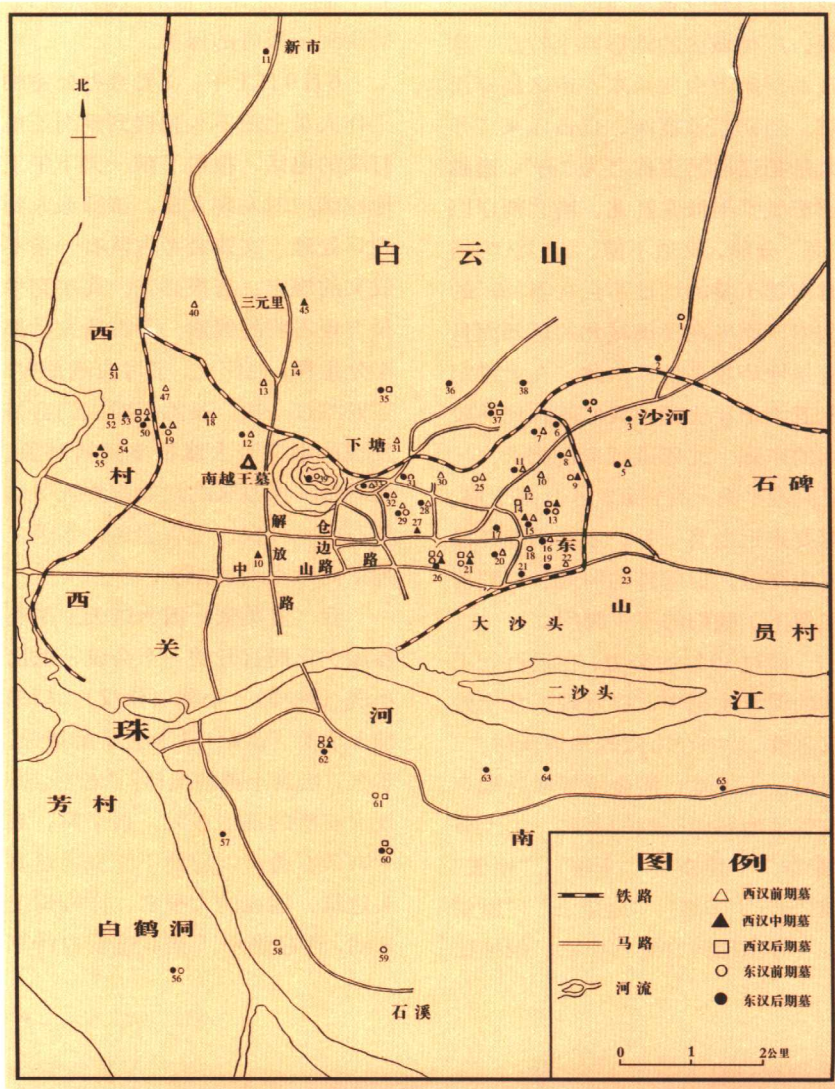
6月9日上午，文管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上班不久就接到象岗工地打来的电话，报告了前一天下午工地挖墙坑时发现大墓，请即派人到现场处理。文管会考古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报必查。凡接到举报发现古物的线索，考古队人员都十分重视，他们说，宁可白跑百次，不要放过一次。虽然有时人们会将发现的事实夸大或根本搞错对象，但对每一条报来的线索都要查个水落石出。今次，没有想到，幸运之神正向考古人员招手。

我（麦英豪）因为这天上午要参加文化局召开的一个会议，派出小冼（锦祥）、小陈（伟汉），后来加上小黄（森章）3人去了解情况。不久，接到小黄的电话：“老麦，发现大石板的范围很大，很平整，其中有条石缝可以看到下面真的是石头建筑，围观的人很多，详细情况未明，你赶快来。”当我推着自行车

沿着上象岗山的沙石路来到工地，第一眼是遍地红黄色的沙土，已开挖的三竖一横像个“山”字的4条墙坑下，都有大石板露出，覆盖在石板上的土是经过分层夯打的灰黄色沙质土，异常坚硬。这时，小黄正趴在石板缝处向下观察，“看到什么吗？”我问。“有一堵石墙，下面好像有个大铜鼎，老麦，你来看。”小黄把位置让给我。因时近中午，下面漆黑一团，借助强烈的直射阳光，在石墙壁

面有一点反射光线，隐约见到一个侧卧的铜鼎。“难道又发现一座大型的明墓？”1964年，在东山铁路工人文化宫辟建球场的工程中发现过一座明弘治八年（1495年）的大型砖石合构墓，墓主是广东省市舶太监（海关总管）韦眷。该墓是仿王室规制建造的地宫，用红砂岩石建造，棺室有两扇大石门关闭。眼下所见，是一座古墓无疑了，见到的那个铜鼎说不定还是仿古的祭器哩。我脑子

广州近郊汉墓分布略图



里马上想到，这下又要麻烦规划局了，要么这栋宿舍楼易地迁建，或者，采用大跨梁结构，让古墓留在地下保存。这时邓科长拿来一个手电筒，我们把它伸入到石缝下，但无济于事。这时围观的人愈来愈多，看来白天勘察实在不便，经与工地办公室商定，把现场暂时封存保护，待到晚上我们再继续探察。

晚上9时，我们骑自行车直奔象岗工地。邓科长和驻工地的几位工程人员也许是出于好奇，早已等着我们。把白天封护在石缝上的木板与沙土揭去之后，再从石缝的另一端用竹签沿石板边沿清理，很快就捅出一条2米多长的尖状窄缝，其东头最宽处有30厘米。当一支装有5节干电池的手电筒伸到石缝下，专注的两眼随着手电筒的光柱移动，铜鼎看得清楚了，使我大吃一惊，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个造型巧究的战国年间的楚式铜鼎啊！这时，哪顾得上身上衣服的整洁，干脆全身趴在地上，脸部尽量靠贴石缝。这样，视线扩大了，离铜鼎不远处还有三足小罐、大口罐等几件陶器，这是西汉初年南越国时期的越式陶器。把手电方向一转，照射到西边石墙上朱墨两色彩绘的云气纹，东边石墙上也有，多么酷似楚国漆器上的云气纹图样。“好家伙，这不是明墓，是一座南越大墓！”我一时控制不住，兴奋得大声叫起来，小黄他们闻声也围拢过来，一个个趴在地上轮番地“朝拜

墓主”。当我站起身来认真地检查墓顶的大石板，发现每块大石长近3米，宽1米多，厚达0.5米左右，每块重达二三吨。此墓构建得非常严实，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样大型的石室墓，过去在岭南地区是从未见过的。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财力建造这座大墓，墓主的身份一定非凡。我们几个人很自然地凑近，每人就眼下所见到的现象发表高论，交换看法。当然，今晚的发现必定会勾起我们每个人的思绪。作为广州市的田野考古工作人员，我们对洛阳、西安等几处古都的同行十分羡慕，老祖宗的偏爱，给他们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不用说秦俑坑跻身世界八大奇迹了，就是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曾侯乙墓的发现，已令我们望尘莫及，就是与我们相邻同样被称为“南蛮”的广西，也有贵县（今称贵港）罗泊湾一号大墓的发现，出土数以百计的青铜器及竹木器等，引起国内考古界的瞩目。广州地区至今虽已发现数以千计的汉墓，但大墓却不多，而且有不少已被盗过。南越王陵，是广州考古的最大希望，但它又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不可捉摸，今天，这座南越国时期的石室大墓，会不会就是我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南越王陵呢？

根据天气预报，日内广州将有大雨至暴雨。现在石室墓的顶部已经暴露了，如果大雨到来，雨水顺石缝大量灌入墓内，后果将不堪设想，必须马上采取应急措施。我们

暴风雨来了，
赶搭遮护大棚

来到工地办公室和邓科长及工地的工程人员商量应急办法，他们表示，工地有的是竹、木、油毡，材料不成问题，现在就可以按你们的要求动手设计，今晚通宵施工，明天早上就可以盖起一座防雨大棚。对他们的支持协助，我们表示感谢。他们说干就干，一座长10米、宽6米的防雨大棚施工草图，在工程人员的工作台上绘制出来了，第二天下午，一座防雨的油毡大棚搭起来了。

正当我们陶醉在发现了可能是南越王陵的一座大墓时，乐极生悲，一个使人冒汗的现象出现在眼前。再次趴在地上“朝拜墓主”的小冼从最宽的石缝处引颈内望，手电筒照到石室南面有成堆的沙土卸入，其前有一道厚大的石门，张开了口子，一扇门板已向里斜倒，沙土就是从这道口子流进的。小冼好像从炽热的火炉旁一下子掉到冰窟窿一

样，打了一个寒噤，大声惊叫起来：“不好了，这墓早已被光顾了！”大家感到一惊，随后都察看到在开了口的石门后面，沙土堆成斜坡状。又在这道宽阔的石缝下看到第二道紧闭的石门，但门上的铜铺首只存一个，另一扇门上的铺首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印痕。这是一个可怕的不祥之兆，看来，历史上的盗墓者早已捷足先登了，我们刚才兴奋至极的心情一下子又像灌了水银一样的沉重。大家在想，“古来无不被盗之墓”、“十墓九空”，我们脚下这座结构如此坚实，掩埋得如此深邃的有彩画的石室墓难道也逃脱不了被盗的厄运，是不是三国时孙吴派来的那位吕瑜将军干的好事？

玄宫初探

6月10日下午我们都在工地，把开挖墙坑露出的墓室顶盖石板逐一

